

佛教與一般宗教不同的地方：一般宗教偏重歸宿觀念，而佛教特重開展精神。雖然佛教有時也講歸宿，但這是不離於開展的歸宿，或是開展前的預備，與一般宗教偏重歸宿觀念根本不同。

印度的婆羅門教，西洋的一神教，都是偏重歸宿觀念的宗教。婆羅門的修行目的——復歸於梵，一神教的信仰希望——永生。覺得這個世界浮脆、齷齪、詭詐、罪惡，沒有值得留戀的地方。另一世界——梵天、天國，卻是永固清淨，真實，善美、是最理想的容身立命處。這是婆羅門教與一神教的共同宗旨。不滿現實，傾向理想；不滿人間，求生天國，這是一般人必有的情緒。虛浮短促的人生，生活在變遷痛苦的世間，對這人生，對這世間，不生起迫切的感觸，深刻的警悟，讓這人生在這世間上蒙昧地虛生浪死，理性高尚的人類，決不甘心。神教者的勸人離人間，生天國，確有為人類謀求歸宿的心念。他們的世界觀：天國、人間、地（火煉）獄，不生天國，則墮地獄。因此，他們對人間總存著厭離否定的觀念，對天國卻存著欣求肯定的觀念。這樣的世界觀，與中國文化重視現實比起來，多了（天國）一層（中國人對地獄也有隱約彷彿的觀念，這多少與佛教有關），與佛教的世界觀比起來，卻太小了（佛教的世間觀包括橫豎兩面，塵刹無盡）。把這世間看得太狹窄，太罪惡，除開生到天國去，就無涉足的餘地了。這樣歸宿觀，完全是退縮性的。

重視現實是對的，把它看成太狹窄，太罪惡，就有問題了。從一神教所產生的文化思想，它的特點：博愛救世，這是值得發揚的。由於祂的根本觀念——歸宿天國，影響到人類的開闢發展；由此就知道西方文化為什麼到近世才發達的了。直到現在，西方人的歸宿觀念還是很濃厚的。我覺得特別強調歸宿觀念的宗教，總不免墮入自私的窠臼中。儘管現在西方文化這樣昌明，而他們的政治偉人對世界所表現的種種，畢竟掙不脫自私心。這也難怪，因為神教者的歸宿觀念，多少總帶著自私性的。在反奴役、反極權的今天，西方人要緊握著世界的普遍友誼，必得先從自私心中掙脫出來！

中國文化原來帶著極濃厚的宗教氣味，但並沒有直接地產生出宗教來（約漢魏以前說）。一般宗教莫不著重事天，事神，事鬼，事物等，信徒們就以所事奉的對象作為自己精神的依賴——歸宿。中國文化中，像儒家的『畏天』，道家的『法天』。墨家的『敬天』，看來都似乎與天有關，但中國人希求生天的觀念卻不發達。西方人把上帝看成巍巍無比的神，而中國人則把祂看作上古的皇帝。西方宗教總是著重天上，以天國為歸宿；中國文化總是著重現實，以人間為重點。中國一向重視農業文明，因此，中國人的心理特別重視田園、土地，養成靠地吃飯的觀念。中國人究竟談不談歸宿呢？依我看，中國人歸宿於地比歸宿於天的觀念強的多，如『九泉相見』，『冥冥九泉室，漫漫長夜台』，這都是代表著中國人歸宿於地的證明。

從古書上看，顏子死作地下『修文郎』，包公死作『閻羅王』，這有兩點含意：一、正直爲神；二、表示中國人是以地爲歸宿的。因此，我聯想到中國人的希望總是寄託在地上，在子孫身上，在廬墓上。西方人的希望總是寄託在天上，在神前，在永生。中國不重視生天，這正顯示中國文化的特色。

如再進一層看中國文化，其實也並不以地爲歸宿的。中國（本位）文化的最高觀念——『與天地參』，『德配天地』，『天人合一』。中國的聖哲們，總喜歡說『宇宙是一大天地，人生是一小天地』，把天覆地載的大德想從個人的精神與意願中表現出來，聖格完成了，就自然德配天地。這種涵天蓋地的氣象，西方宗教文化是沒有的。中國本位文化——儒家，是不講歸宿於天或地的，只著眼於天地之間的『人』，『過化存神』，是儒家對這個人間的永恆的精神昭示。他們重此界而不談他方，重現在而不談未來，因此，其開展精神是有限的。

拿西方的宗教文化和中國的文化比較起來，無疑的中國文化是著重人生的，這與佛法重視人間的見解相近。

前面說過，佛教有時也講歸宿的，但這是佛教的方便。這個苦痛熱惱的迫人世界，確有許多人討厭他，歸宿於天吧？覺得不究竟；歸宿於地吧？覺得太渺茫，不找一個歸宿處吧？總覺得這個人生太空虛了。稱爲萬物之靈的人類，對歸宿問題。總要費一番思量的。歸宿，是求得自我的依止處，我愛，是執著自我的強烈的情意。以自我愛爲中心的人類，沒有一個不想求得美滿的歸宿處。外道所最重視的『神我』，『真我』，都執著他可以趣入涅槃——以涅槃爲歸宿處。這雖是幻想，但實際上是作歸宿打算。妄執自我（靈魂）歸宿於天，歸宿於地，趣入涅槃，其實還是在六道輪迴中。輪迴，是由惑、業造成的，斷除輪迴，始能解脫生死。專仗自力斷除生死，一般人無此膽魄，不斷輪迴，又墮在茫茫無際的苦海中，這實是困惑人類的一大難題。諸佛菩薩以大悲願力造成種種淨土，就是爲著解決這難題的。一般向生淨土的人，大都不曾了脫生死的（約未能斷除生死業因說），不過避免了定律式的輪迴，因此雖未斷除生死業因，而卻能不受輪迴生死的痛苦。修學淨土的人特別多，動機就在避免娑婆世界的輪迴苦惱，而淨土法門的特點，在於雖未斷除生死業因，而卻能永遠在安樂中修學佛法。這樣看，淨土法門，比那外教的妄執自我歸宿於天，歸宿於地，或歸宿涅槃，而結果還墮在輪迴中受苦，真不知超勝若干倍了！

佛菩薩以同行同願建設種種淨土，是爲著求生淨土者得到長期安定的修學處所，絕不是單讓我們去享樂的。『不違本願，迴入娑婆』，這是淨土宗的核心想思。所以我說佛教的往生淨土，雖似乎也講歸宿，但這是開展前的預備，與一般宗教絕對不同。

談到歸宿，不單人類是這樣，就是小的動物也相同，不過人類顯得特別著重。一簇簇的螞蟻，出窠覓獲到食物，還是一簇簇搬回原窠。一隻狗子，早晨放出去，晚上還是跑回來，牠爲的是要吃要睡啊。動物有其蠢動性，也有其安著性，蠢動倦

了，就自然會求安著處，這是天性如此的。人類也是這樣，一個人離開家庭或國家多年了，念國懷家的觀念，總是在腦海中縈迴著。俗語說：『千里思鄉，萬里思國』，這是『落葉歸根』的觀念。有的哲學家這樣說：『我生活在自己的心中』，他把自己在哲學中所體認到的最高理境，作為自己的安心處；換句話說，就是歸宿到他所體認的最高理境中去。動物與人類，對他（牠）所處的環境，所體解的理境，熏習成爛熟的戀著性。一離開他（牠）的環境，一撇開他的環境，身心就霎時感到空洞無著。動物所涉及的環境那麼小，人類所體認得環境那麼窄，此外，他（牠）們就都覺得是生疏的了。因此，就必然會退縮到舊的環境或理境中去。這如蝸牛的觸角向外伸展時，一碰到障礙物，就立刻縮進去一樣。推開一層看，一個人的理境高了，他就覺得自己所見的超乎一切之上，自己想歸宿到這理境中去，也想教人一同歸宿到裏面去。這雖然也能使人的身心獲得暫時的棲止處，但不究竟，或竟是危險的。

從動物與人的活動說：動物的活動——蠢動，談不到什麼開展性的；人類的活動——發動，總多少帶著開展性的。意志昂藏抱負闊大的人，當他邁向創造之途時，一種剛毅的性格，著實表現出開展精神。把這種精神堅持下去，盡此形壽總不會頹唐下來。諸葛亮的『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』，就是此種精神的堅持。死而後已，表現出諸葛亮的「蓋臣」人格。從另一面看，死而後已的精神是有限的；死而不已的精神才是無限的。佛教的開展精神，全從死而不已中見出。死而不已，就必得再來——受生，生死雖極痛苦，然而一切善根福德，卻必須在生死中始能成就。大乘不急於教人了生死，只是教人在生死中如何把握人生，如何把應做的事情做好了。生死是不容易了的，若不先充實自己的福慧善根（無貪、無嗔、無痴、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），是決定了不了的。

聲聞行者不重願欲（永遠而崇高的希望），把願欲偏重於愛欲，看作滋潤生死的助力，要了生死，決不能有願欲（與『四如意足』中的『欲』不同）。聲聞的灰身泯智，受到大乘的嚴重彈斥，全由於他們的悲願太薄。但聲聞了生死，證涅槃，雖近於一般的歸宿觀念，但絕不相同，只是契合於無量無邊的法性而已。『滅無所至』，是個最好的說明。據法華經等說，聲聞雖入無餘涅槃，還是要到他方佛國行菩薩道，圓成佛果的。這雖是『會三歸一』的思想，卻說明了聲聞道也具足開展的精神，還是要進向利他的無邊行程。菩薩道的特點：一、特重願欲；二、以凡夫身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直趨佛果。菩薩雖然志在成佛，但絕不急求成果，而只是以度脫眾生為無窮的志業。縱然福慧圓滿，證得無上菩提，依然以佛身行菩薩道，方便善巧當然更具足了。『無住涅槃』，表現出佛陀度化無盡的宏願。『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窮』；『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』，這證明菩提是怎麼的重視悲願。願是離不開欲的，偉大的願力，必須要有熱烈而崇高的希望去推行它，方能使理想變成事實。初發心的菩薩，對世間應做的事業，每苦於無力做成它，這只求三寶加被，發宏深

悲願，依願力確確實實地去做，決定會做成的。學佛，就是學做事，把世間事業，用佛法的心理做成它，世間事就變成佛事了。許多學佛的，一做起事來，還是專用世俗(中的私執)心(理)做世間事，甚至同佛法做事，也同樣的用世俗心來做。這樣，真俗便永遠隔絕了，那裏會體認到佛法的真理哩！真正學佛的，必須要用佛法的心理做世間事，切不可用世俗心做世間事，當然更不可用它做佛法的事了。菩薩行者，對眼前的事，只要是自已應做的，都看作自身應盡的責任。熱烈而崇高的願欲心，配合著純潔而切實的责任感，便會奮勇精進實踐菩薩道的。

我們面對著的現實——事與境，與這相對的是理與心，修學佛法，就是要從相對的事理心境中去了解一切。事與境是外在的，理與心是內在的。因事究理，從理明事；由境引心，以心緣境；這構成彼此的相關性。事是人類所表現的各種行為，理是說明事的所以然，心是人格的主體，境是讓這人格表現或善或惡的場所；這四者真是廣大精微，而且錯綜複雜得難以言喻的。解一切理，作一切事，觀眾生心(性)，涉無量境，菩薩的『道種智』，即以此為基。菩薩的生命觀是無盡的，世界觀是無邊的，福德觀是無量的，因此，他的開展精神也是無限的。大悲、大智、大願、大行，都從這無限的開展精神中完成。如偏重歸宿，就障礙開展；所以大乘佛法不重歸宿，而特重開展；不離開展而歸宿，所以住於無住涅槃，盡未來際，利樂有情。現在的佛教徒，動輒受到社會上消極自私等譏笑，這實由我們開展精神太差所致。從萎靡中驀地振起，抖擻出開展精神，佛教方能推展到社會上去，引起社會人們的重視。

這裡，要特別說明一點，中國學佛的，都抱著先了生死(極少數例外)，後度眾生的觀念(小乘的回小果向大，也是如此)，這樣做確是很穩健的，不過偏於歸宿了。從方等經看，菩薩(凡夫)初發大願時，很少有先了生死(初發大乘心的，應該知生死苦而不極厭，知涅槃樂而不偏欣)，後度眾生的記載。反之，卻是先在生死中度眾生，漸漸得了悲願力，定慧力，生死便不了自了。在生死中度生，在生死中了生死，這是佛法的究竟道。我們要實行菩薩道，在生死中，只要不造增長惡趣生死的苦因——惡業，只造增上的勝因——善業，這樣雖然被生死繫縛著(約初發菩提心說)，而卻能在生死中大展身手，廣積佛慧，普利有情。我們要這樣想：沒有聽聞佛教的，還知道應該做個頂天立地的完人；聽聞佛法的人，更應當做個空(不依)天絕(不傍)地(只著眼於人間的正常緣起)的大丈夫。如果明知因情(愛)執重而可能造成將來的墮落，但不肯著力將它轉化為悲心、智心，這真是因瞋廢食。學佛必須抱著福慧的人生觀，以福利人，以慧淨己。以福利人，則能不厭有情；以慧淨己，則能不著情欲。不厭有情，不著情欲，始能真的不忘世間，救度世間。

『血沸波騰掀大海，情空氣壯蓋長空』，大乘行者要具足這種勇健氣，從勤勇中發展出大悲心來，始能立大志，救眾生。我們現在應特別警覺的：自唐宋迄今，一般學者，每當國運陞危之際，總多少歸咎於佛教，好像是由佛教的消極自私的影響造

成的。在我們看，這當然是錯到底的，但我們也得承認對國族有未盡之處。山林氣息太重的中國佛教，確曾引起士大夫們避世獨善的風氣(也受了儒家『不得志，則獨善其身』的影響)，這種觀念的形成——求歸宿的。現在有人說『佛家歸於常、樂、我、淨的涅槃世界』，也覺得佛教是只求歸宿的，其實常、樂、我、淨，是約佛陀圓證平等法性所顯現的無邊功德說，而並非以此為歸宿的。中國佛教似乎太著重歸宿，因此引起許多人的誤解，要糾正這種誤解，惟有從事實上表現出開展精神。『為償多劫願，浩蕩赴前程』，這是菩薩行者開展精神的表徵。

從苦難中向前做去，從忍辱中擴展德量，精神氣概便會時常奮發起來。大乘人要以愚不可及(忠誠堅毅)的精神，做人所不願做、不敢做的事。不受時空的限礙，盡未來，遍法界，把緊著一個大念頭——發大願，悲眾生，護正法，從無限的苦難中激起無限的願行，以無限的開展精神完成這無限願行。以真理化世的人，往往是受盡一切苦難的人，正因為肯得受一切苦難，人類才減輕許多痛苦。一個國家和世界，如少有肯為大眾受苦的人，那末，這個國家和世界便都沉淪在苦海中了。怕受罪苦的人，總是把罪苦推在他人身上。把罪苦從他人身上拉到自己身上來；並勸導那些肯得擔受罪苦的，去消弭人類的罪苦，這個世界受苦的人才得減少。要減輕人類的罪苦，就要我們肯得替人類擔受罪苦，這是最崇高的道德行。畏避罪苦，與菩薩道就絕了緣。在苦難的熬煉中受得住，站得穩，做得真，這才有資格學菩薩行。

把生死看作汨沒自己的苦海，便再也不肯在生死中立足了；如果把它看作成自己道業的道場，就不會對它生畏避心了。譬如善於游泳的人，在洶湧的波濤中翻覆衝擊，非但不會溺死，而且練成高度的游泳技術。把自己看成是個肯(時時)發心，有作為的凡夫，肯定著生死汨沒不了我，從生死中了得緣起無我便不會為著『我』在生死中受苦而發愁了。學佛，要覺得自己的心境一天開闊一天，從開闊中擴展願力，從願力中鼓起上進心，前進心，心中充滿著光明希望，臉上就流露出正大氣概來。把自家的心溺在私欲裏，心境就一天萎縮一天，再也不會開闊起來。這像掛在風頭的蘿蔔一樣，只有一天乾癟一天，再也不會保持著它的新鮮豐滿的形態了。佛教的興衰，與我們所抱的做人觀念有最密切的關係：抱著世俗的凡夫觀念，縱然種點有漏善業，這根本沒有大作用，抱著出世的聲聞觀念，雖然證得無餘涅槃，這也不能普濟眾生，抱著世出世間平等一如的菩薩觀念，不畏生死，不貪塵欲，這才是上求下化的大乘精神。學佛不從悲、智、願、行著手，著力、著眼、著心，沒有不疲惫下來的。這種人，談不上聲聞觀念與菩薩觀念的，完全是一腔世俗凡夫氣。我們要盡力減輕世俗凡夫觀念，但不可否定聲聞觀念(涅槃是佛教的根本義之一，別當論說)，更應該把握著菩薩觀念。『盡其在我』，『捨己為人』，『任重道遠』，非菩薩精神不克做到。

據大乘經說，他方世界的佛陀，稱讚娑婆世界的菩薩『小身辦大事』。的確，娑婆世界菩薩的特殊偉大處，不在色相莊嚴，而在願力廣大宏深。經上總是教人由

信而起願行，從信願中實踐道德，增長智慧。那些不重願行，而只希冀獲得美滿色相，這顯然不合大乘經的宗旨。智度論說：娑婆眾生以三事種勝：勇猛、記憶、梵行。勇猛是剛健精神的表現，記憶是啓發智慧的作用，梵行是道德的心行；這三者，是娑婆人類的特徵，也可以說是美德。我們既然具備著這三種特徵與美德，就必得把它充分發揮出來，切不可辜負它。大乘法特重以人生行菩薩道，而且要發心在這個世界行菩薩道，這顯示菩薩絕不棄人類(包括一切有情)，忘世間。悲心是從現實的痛苦中激起的，用現實方法解決現實痛苦，這是人類對菩薩行者的根本要求。佛法只是盡心盡力向現實中求解決問題，決不像一般碰到沒法解決的問題，就以『天命』『天運』來搪塞了事，『過此以往，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』，而佛法卻特別重視人爲。一切從有情說起，這是佛法的基本態度。志大而行實，由近而致遠，不存僥倖心，不帶浮滑氣，一步步的踏實做下去，我們的善根便日日在增長中，器量便日日在開展中。有無窮的希望，才有無限的開展精神，菩薩的偉大處，就在於他有無窮的希望。具足高度正常的無窮希望的菩薩行者，始終振起剛健勇毅的精神，掀起溫和熱烈的情緒，和人間最苦難處邁進著。

開展的障礙——灰心，沒有發菩提心的，遭到無情的打擊，最易於灰心。發了菩提心的，則把它視爲助道的增上緣，便不會灰心了。不作灰心想，不說灰心事，不做灰心事，學佛要抱緊這個觀念；尤其是佛教大德們！灰心漢永遠行不得菩薩道。經不起刺激而便灰心起來，是世間第一弱者。菩薩遍解無量法(性)相，但不知道灰心，所以能勤勇無間地普度眾生。存著灰心觀念做一切事，只能勉強在做，絕不會做得好。灰心，是毀滅一切的開始；悲心，是成就一切的開始。用悲心替代灰心，才顯得出菩薩的偉大德量來。

在這時，我們要具足獨自興發的精神，才能不落入枯寂沉悶的心境中。惟有用獨自興發的精神激勵自己，促進自己，才能著力去開展，才能走上新的光明的前途！

【全文提意】東西方的歸宿觀念，本文條分縷析得確很恰切，是真正的把握住了東西方文化的精神的分際，以顯示出佛教的偉大，不是「鞠躬盡瘁，死而發已」，而是「死而不已」的無限的開展精神，這種必得再來——受生，教人從生死中去把握人生，才算確切領悟了是大乘佛法的真義，讀者當宜慎察焉。

附記：本文仁俊長老三十九歲所作，刊登於1958年2月國際佛教文化出版社發行「現代佛教文選」第二輯。總編輯釋青松，俗名張曼濤，係佛教名學者，曾用澹思之名，與印順導師論辯「入世興佛學」。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」一百冊，也是張曼濤主編。